

慈利縣記

明翰林李

按輿圖驗方志慈亦形勝地

地堪在龍道

峽川有澧江澧水之浩瀚州有芙蓉鸞之佳麗其

迢遞縣治者則難於歷紀矣大抵天地發育於東萬

物秋成於西故西隅名山大川居多稽瑤池崑崙咸

在流沙弱水之外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他之雖一

巖壑大半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者也慈為楚

西極邊亦足以當之矣勝國前固名郡也距我明始

縣而隸澧夫自古建都邑者率臨江滌在詩秩秩斯

干之詠維王築室而國都有不在其中乎顧其湖辨

方位者弗侔慈乃背水面山焉竊聞堪輿之說自郭璞昉凡輿區神臯必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者第水爲明堂朱晦庵亦取是說焉而不之非今向背惟慈若此散則有之矣界則未焉且秩秩遘于胡自失其規矩誠可恚也是故士乏甲科多由於此究且地勢無溪澗坑塹弗可墉壑夫以簡陋不備之邑而逼近獠崗其人睚眦則挺劍喑啞則彎弓變生叵測民以之荼呼危矣哉漢置縣有蠻貊二道每道要置二千石餘則次之自今觀之正慈之謂也而可忽耶士庶樹廬闔以避燥濕寒暑猶加慎焉爲興隆永久計

矧百里元元所共瞻仰朝宗之地而又爲蠻貊之咽喉者哉故夫春秋雖重復民之義大易亦垂改井之文是所當改者亦不可弛而自貽伊戚也嗟乎因陋就簡二百禩於茲矣士若民引領豐鎬之望久矣隆慶戊辰春閩中梁侯以科甲英髦來尹慈邑潔齊冬冰恩湛春露威立惠孚百墜俱舉甫基鄉士壯其才之巨可以膺巨任相率以向背之外請且曰今之縣令古之子男也於吏有居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父母於子必無他爲思爲之所召以義令臣臣曷敢有不臣乎嗟嗟爲然自卜遷之志遂循行郊坰渡河

北二里許見所謂官塔坪者輾然而笑曰是所謂天
造地設之域以待夫人者耶胡獲之晚而不爲千百
年之盛域也哉諸所謂山川之秀者猶夫舊耳第昔
背者面昔面者背舉目而川流可挹重之以爽塏砥
曠可墉可壑一轉移間視舊邑不啻培塿之於方壺
矣上應天時下乘地勢中順人情此其時也邑不遷
吾不能一日而食於慈雖然侯意誠決矣但今之守
令與古制弗埒兩漢唐宋皆得專制以樹其職諸凡
興作輒取帑廩登積之資者而操出縱納入之才得
以展之今則卽錙銖之末升斗之微輒闕於文字之

拘否則監司部寺而訾之以殿厥課侯才誠巨譬如
湛盧濠曹之器柄不在握卽欲剗犀斷蛟將安施諸
因遲回者久之旣而愕然曰予誠興所不當興於義
弗協卽上之人而最之怛也予誠協於義所當興卽
我訾而殿之夫何憂况計小者害大過謀者寡成乃
躬撰巔末徧請於上時分守馮公按邊至慈同所見
允所請深喜力勸之命遣厥役僉曰異哉殆天數胡
相值之不偶也侯乃下己巳冬十月甲子偕士若民
共履其地量徑輪方廟奠淨蘿柞而畚築如雲矣越
十二月甲寅日人舉奠繕備而餼給旬工庀材捐俸

以爲士民倡已運木於山出鐵於囊輸粟於庾者率
洗洗焉集而財靡帑費矣揀於衆得樸實者有幹能
者分次董役是月辰角天根相繼以見役非農妨矣
侯時值之祗以誠悃感雖不事崇壇傑構藻井雕栒
之華而荆南葦路藍縷之陋變其舊有縣治以蒞民
而上及公署有學宮以訓士而兼及書院凡神廟宮
院局郵之類咸如置視故更塲砥厚豁焉一所旣一
所繼諸暨闐闐墉壑繼至於盤山路石呀呀嘶嘶窟
虎豹而宅魍魎者亦坦然孔道矣匪棘匪紆行之有
序越明年庚午首夏浹七月而役竣矣成何駛也越

五月戊寅日侯躋堂布順宣之令已而各所其所上
下懽然欣然有出谷遷喬之狀厥惟休哉粵自盤庚
遷殷民日曉曉焉至煩告諭於渡河之日而始定慈
於河北官塔坪崗是土則揚揚濟濟民則林林總總
蓋自國朝以來數十易令而梁侯今日獨膺百年屬
望之巨任以義倡於上而下和之早啟於堂暮達於
野義之風動不驅者有如足夫茲役也慈人對錦京
之堦當路旌卓異之才靡不口合哉我梁侯也轉聞
天子必大庸侯以樹績於天下人書特書不書又
將昭煌青史矣予然魂帥於人治之野交游甚少慵

心世務顧耳稔厥事竊爲隣邦得賢令慶慈士大夫
丁淩涯諱守朱龍田諱相褚愛山諱大學及父老輩
丁守宜楊柏舟備貢士汪竹城諱汝川爲紹介而請
記於余余特記之以表厥績以彰盛域云

秀峰嘉惠碑記

宋提刑 劉子澄

澧水逕慈利東行七里秀峰紫霞二山束之於卧龍
灣湍洑涵漾神靈所喜舍也有廟號嘉惠其神惠烈
顯應靈順公者發跡甚異圖誌載宋乾德中有石浮
澧至是磨旋不去忽憑人言我故朱梁將武平也征
蠻戰歿上帝命血食茲土其視我所止而祠焉有頃

石躍於秀峰之麓觀者震駭始卽石爲位號而廟之
政和間事聞初命慈應侯三錫而至今爵民有疾苦
禱焉輒應慢者罰使狂自咎乃愈縣官以水旱禱厥
應彌速官吏之饗者悞者時出災警戒之每歲暮春
拜舞數羣耄稚咸集謂本神以袂日降故也道迎至
邑必有怪風靈雨隨至已而天雨霑晴歌管嗽沸較
藝角力更奠迭酌各出方物貿遷有無然後歸是雖
楚俗尙巫神亦欲焉乎尉澧日嘗奉臺檄詣慈利將
返而郡止之使攝縣事不可爲且勿獲循命例一
欵祠下察左右或聞神語令矣予不知也然自

是民猶相安間廬廩實亘千百五里無禍害比得脫
去計假事四旬耳士民依依如久令今過祠下且謝
且拜始詰左右前語皆曰某時見爐烟都覆公體如
五色蓋狀故意之予笑曰真偶言耳因留私錢數千
屬邑士蔡龜鑑越菴龜鑑書來曰廟不加闢而香火
日繁已率衆施錢三千緡拓之殿廡門寢樓觀甚偉
乞先生記龜鑑真信人也不容却乃碑之曰神能以
精靈動石而爲憑言之異非生而豪傑者耶按五代
梁將傳無武姓豈史失傳耶噫臨戎料敵所願全勝
然事不如料者豈少哉進退申稟節度權分同列忌
功偏將違令又有聲援不繼鄉導偶差餽餉愆期士
卒病苦若是者皆足爲累豈必生對敵哉故聖人謹
戰以器凶事危動履不測耳神如提軍戰歸得算多
寡已無庸考有如士遭叔季師行險阻數者之患能
不乘之殆哉成敗論人故其忠義誰錄賴英風烈氣
雖死不死得眷於帝乃爲楚人之司命帝之賞罰真
與世異也耶神不幸無成而帝賞然則無忠義之感
而賞者有不爲帝賞乎我朝揆五閭蠻貊且不異內
甸光顯迺遭合于天運神何憾哉其福此一方人勿
降帝命焉司天四值自迺送之歌俾什茲邑者書之

歌曰

陰風嗚嗚兮山鳴水號公出遊兮駕雲輿於山椒待
公不來兮我心則勞忽雲收兮日美公下來兮顏有
喜吹參差兮奠而歌我酒旨兮公顏醅陰卒從兮歸
山阿山阿巨石兮潤如玉畚得雨兮占宜粟五厲囚
兮殄回祿我民受兮公之福鬻心化兮天之開昔稽
討兮今不來願公來撫兮與民偕實布暹兮飽岩密
得丹漆兮新廟室廟室新兮公忘歸公之邦兮嘗濕
一而復離不如楚民兮世世其依紫霞山兮卧龍水
帝命公兮此焉止山長峙兮水長流民祀公兮千萬

秋

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元虞集伯生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
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
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
有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用禮樂政刑治具畢舉以
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
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司農學校
教化之原也庠序之設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已治
人之道大小用命官以學之於是山川之靈神

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
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
獨念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
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
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
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
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
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
足以盡其聖神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
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

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祖世祖
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勲襄漢湖海以來盡
乎南服被其澤旣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世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
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
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
及矣噫世之人上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
其亦思夫去朝廷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
於父母之所全受順時於天地之所亭育修地利以
給公上循禮義以樂官士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

然沚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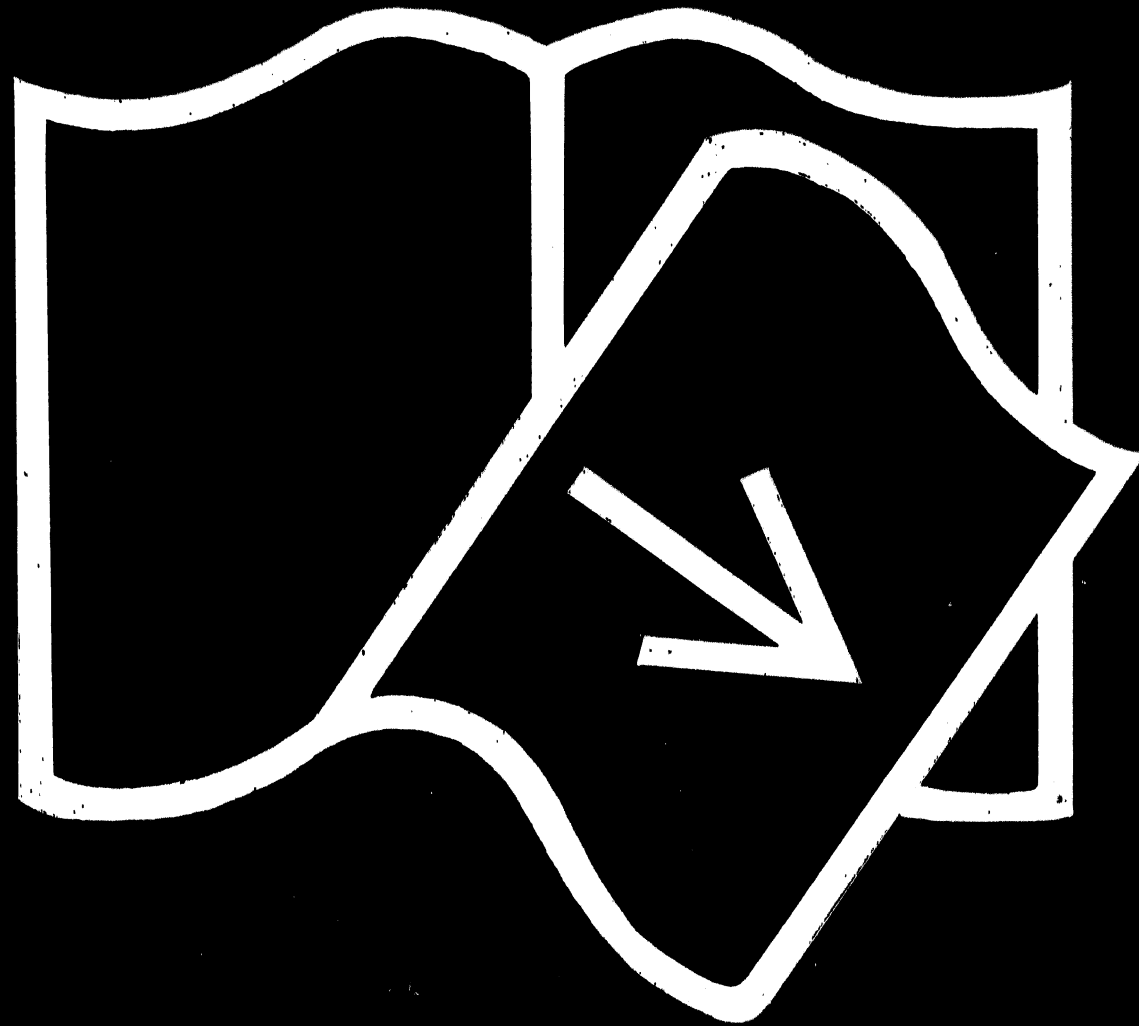
澧州路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元虞集伯生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儼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闢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

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以問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萊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淫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

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閤其神氣於千古以啟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歧則亦指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其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能使一州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其且去官後年猶自執費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爲其知所善惡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原件短缺

遊仙侶洞記

明參政馮成能

慈溪人

九谿爲楚西陲萬山擁翠百水挂流雄鎮也隆慶乙巳新秋予以荆南藩守巡至其地城之東有鳴鳳山下有仙侶洞竒甚予往遊焉從洞數武低徊而入不兩步則宏敞軒豁石壁倒懸雲軒斜構別一乾坤也諸吏士從之寬然就列因命持火深入行數十丈吏白云人跡計可至十里水滴石溜難爲步也乃遂止諸生有以學叩者余曰難言也大亦觀斯洞乎如其跡而已矣江河湖海同源也華恒岱嶽同一脉也

崑崙之竅散爲八埏洞庭之墟通於吳越此洞之可
至通於十里過此以往安知不千里乎不惟迹通而
惟氣所貫則一洞一乾坤而乾坤一洞而已矣諸生
咸各有省久之洞中雲氣併騰須臾遍護坐中呼吸
人我不見諸吏士曰雲蔽不可居也因出退而序其
畧如此

仙侶洞記畧

孫斯億章華

萬歷丁丑冬予西遊九谿蓋深山中
有奇勝者也洪武間卽索口市設衛城東可二里許有仙侶洞臨瀟水
谿谿峯玲瓏窈窕峯律高二丈許濶四尺可坐百餘人初叩洞口若黢黯
然已遵行石梯螺旋蚓曲石竇中漸見天日及入內明爽若石屋其間鐘乳綴壁蓮珠懸屏萬象森具真奇觀也予往登廬山見仙手崖異之壯渡浙水遊飛來峯則仙手不足道矣今入仙侶則飛來又不足道矣

天門書院記

元余闕

皇上稽古明道勸學建極致美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民生之未遂繼化之未周詔大臣嚴守令之選重考績之法使之勸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維時賢侯阿思爾海牙來守絲刊乃均賦疏訟剔除

軒強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旣敝且陋侯與
同知州事楊公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
罷人萬女綬悉修完之夫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屬
田公著作於山中傍隣獠峒職教罕至椽棟摧腐神
用勿虛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爲教於
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亦大懼不在以藜教本
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菴嘗爲州作三皇
廟州人稱之今仁侯布化宣德惠及遐壤願輸財力
擴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探日程事
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宏敞階廡整峻講肄講
爨俱治勿遺稱其爲諸侯類宮士民懷道鼓篋而至
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爲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
訢訢禺禺有如鄒魯郡人楊公舟張公兌皆以豪傑
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勵俗其
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爲功有使來鄂願丐紀
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
宗久篤於教武宗仁宗亦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
哲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坐卧與俱以古之治德禮
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遐荒所任非賢不使故爾
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其游乎詩書之淵而習乎道

德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其
視於古豈不侈且隆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
無窮前侯也先海牙君昆季世系宏勳閱其建州學
碑銘曰

帝德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而貫侯振
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螣使民耕鑿既綱既紀於學有
事民誰子來惟斯田氏惟斯田氏贊長厥里相侯有
作丕應厥志初我元聖元聖越處在阿樂是侯
興式遷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萎凌黔轅淑爲望於
澧山有松柏是斲是削是髹是髹是釁爲梁爲棟陟其在

筵龍章朱顏臨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
下笙磬祝敬牲齊惟旅侯入卽事其儀伊詡坎坎擊
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諭以
教執爵與醬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頽弗
卽亦來在隅有具存秩惟帝訓勅惠於天常于帝之
極昔弗課吏祗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
孫先後兄弟克膺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廟有
儀侈茲侯功俾民遂歌

鼎建慈利縣儒學碑記

清探花熊伯龍漢陽

今上龍飛之元年余以燕省學政告竣蒙

恩補辟雍司伏思

皇上踐祚於冲齡建國君民敦學爲先自畿甸以逮要荒
誠重之也慈爲楚之西隣介鄰苗峒非端本清原訓
方型俗求格諸蠻逃聽風聲其道無繇先是縣建於
江南學在縣西各逆犯順兵火叠興學宮幾廢分崔
侯來守是邦暫縣於永安渡無學作新廟不果辛丑
春張侯新尹以復縣建學請於上士庶僉謀圖築於
舊侯以孝友嫺睦之家深悅安強教之志更工於龍
水砂穴之書放衙之餘升墟而嘆謂背水面山昔有
琵琶洲以爲後岸今洲斷水走朔風凜凜慈士之憂
久宜可因陋就簡矧慈邑形勝山有騎龍水有淩漣
洲有芙蓉鴛鴦詎少最勝必於此乎經營士大夫作
而前曰二十四都官埕坪古慈城也向改東善矣侯
曰否否枕山借而不實缺於肩之右後有風侵猶夫
江南峒歷山原始得今基進父老而詢郎古慈姑州
址基較舊則前數十丈以挹山向則易午而震以取
水山自岷峨黔巫雲棧鳥徑接三海天門崔嵬嶮崿
交相護衛筆峰森於前玉枕於後至於水則尤奇前
後江湍激沆漭勢若游龍分之其源甚遠合之適會
於堂濼洄紆折而出山川之奇流峙環匝可謂甲於

巴岳矣侯志決焉是役也請於上在辛丑之春定之
方中在夏揆之以日則在冬於是捐金市材又恐牙
璋起眾難責凋殘出穀以募流亡工師陶冶咸得之
而芟蒿刈草則自命僮僕而已經營廟宇獲之安集
元元而一年之間政化丕著諸如禱祠祭祀降澍應
壇近峒邊獠負禩審册揆文則虎觀有雕龍奮武則
雉堞無射隼慈雖要荒而論

王者敦本之義與畿甸等華路藍縷素在荆南丹雘梓材
助於宗廟增華踵美厥惟休哉侯以到任在

天子登大寶之後不獲爲其先邀恩增郵憤無宦情日中

宵中揀度之爲惡今幸向北告備王虹自天侯之家
學克施於政亦旣罔替慈之人士以其事詳余屬余
作文以記之余曰漆園黍谷風化本源今旣成功爰
爲是言以壽諸石俾勒以誌侯諱超載字預字別號
青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人

儒學記

明都御史 吳 琛

九谿之地在禹貢爲荊州域屬楚古稱漆口市卽其
地也今爲歸德府利邑界國朝洪武二十三年設衛
以置控閩人帶千戶所四安撫司二十一年朝廷
初設武學是歲始設管房爲教明年命使樂府相地

於衛之東北隅築置學宮殿廡堂齋苟完而備第以
狹隘弗稱恒歎於心成化七年乃得地於通衢之右
寬廣高爽時予巡行至此膚具事白允令備材就工
移造如式彼遂承意率僚佐董正申正同心協力材
取土產工取官役捐已俸計日經營建大成殿東西
廡各五舍以居聖賢前戟門櫺星門各三泮池一庫
房庖坎各備殿之西建明倫堂五楹與賢育材齋亦
各五堂內門三外門一學宮廨亭二所生徒號房兩
連殿堂覆甃黜聖丹青隨地盡美雄壯軒豁誠邊地
之偉觀也始工於七年七月迄於明年十月凡用木
瓦磚灰若干計皆各捐俸資與公帑以助之錙銖不
獵於下分巡僉憲陳公君寵謂茲學厝之力居多不
可泯爰命署學黃嵩疏其事實欲余言記之余謂唐
之盛也屯營飛騎莫不有學聖朝建學育才曠隆前
古京衛設武學雖金貂之輩皆從而請益外衛設儒
學雖戎士之俊恣得至進身變邊鄙而鄒魯並成周
而軼李唐矣

重修葉有道先生祠堂

明藩憲 蔡復一

周禮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賢而師者必其儒之
有道者也修則儒而教則師大司樂建學政合國之

子弟使有道者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其賢之也沒世不忘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法之施而無敝者莫如道道之尊也屏爵而教之信也離勢今師儒官惟郡授有階亦最下餘皆不繫於級吏卒甚簡官是者其心寂其色寒在儒固然夫附爵而行者權也徵勢而集者利也道則惡見爵而教則惡見勢哉將隆之以位膺之以澤而權利見權利而道爲售積之珠其不棄還者鮮矣是故重其人而輕其爵敬其業而遠其勢使附爵之權徵勢之利泊然一無加於儒而後儒者之道獨存以是求其爲教而師之賢可

見昧者乃卑薄其職或曰吾無所見也而自暇嗚乎崇之以屏爵之尊而卑也厚之以離勢之信而薄也責之以爵勢所不見而獨存之道推其教及於人人而暇也吾觀今之師自朔望伏臘外與弟子不相屬齋舍蛛網苔繡杳無人跡但不責苛禮卽有賢聲昔以教人事道爲賢而今以畧人苛禮爲賢固已異矣至弟子所以事師益不足言視學宮若蓬廬權利不載焉故也原夫設官之意惟恐爵勢之無以見儒而欲獨存儒者之道而其後也以權利求儒而釋之恐不逮蓋師儒朝去而弟子夕忘之卽持簡潔畧苛禮

之賢而數十年外亦不復識其姓名矣皆卑薄其寄
道之官而暇其奉官之道者也彼未嘗以道之無微
行教之不忘而何以議於瞽宗之間哉乃若故教諭
近山葉先生祠於慈姑人士相與歌舞於數十年之
後及今方伯澹軒侯公新之也而見聞益勸追詠其
教亦若有味則先生其殆古之師儒耶碑先生者曰
有道繩其美甚具約之則以詩書傳門以孝友廉讓
樹表言必依經動必迪教是先生之爲道也夫教修
道也而道率於性性之率曷倪哉子固言之君臣父
子昆弟夫婦朋友五者達道也皆性也謹德信言故

曰戒慎恐懼自欺自慊故曰不覩不聞順於性情達
於家邦故曰中和位育外人倫求道鑽元課虛而察
其妻子衾影之實有不可與人言者以其心則權之
利之而已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祇庸孝友而今
制額堂必曰明倫位官以儒章教以倫而師弟子尤
若疑教學之爲何物見其寂其寒也急去之而不知
惟寂心寒色之儒足以固布帛菽粟之道道無卑薄
而爲道無暇也葉先以經惇倫以倫物身以身垂訓
而流風所及愈遠此所謂以屏爵之尊行其離勢之
信者碑曰有道淵源於先生孫寅陽參政司荆權時

侯公嘉先生賢應韓宗法又於參政有宇下之誼特
爲捐俸重修並擴祭田若干畝其事若有待而祠之
立人心雜許之爲之咨嗟而想像則孰爲待哉蓋先
生自有以存祠者而非以祠存也余願拜先生祠者
師以儒教弟子以儒學見人倫之道於權利之外而
誦法於無窮則先生得民之施其有永矣方伯以桑
梓之恭申椒蘭之好卽昔人酌水薦延陵結千秋契
者何以尙諸余居荆南謀所以正士未及遽遷去喜
方伯此舉先得予心可風承命爲記故因有道之目
而推言之使人知今師儒之制以存道最重非卑薄

舉職不易非暇而所云道者乃人倫之道而非權之
利之之道也詩云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先生以之
毋念爾祖參政有焉彼都人士則方伯之志也夫方
伯亦猶行古之道也先生名繼浙江西安人行事詳
舊碑不具述參政名秉敬辛丑進土方伯名執躬河
南歸德衛人已丑進士與余善

明知府 劉武臣

題名碑記

選士於學古也選士於科目非古也予則曰非古而
古亦不害其爲古也朝廷選士以科目以文然非文
潛行端者不得與此其爲法何莫非古之意哉慈利

邊湖省之西聖朝既縣其地復以縣宅諸崗中創設
九谿永定二衛控之於是乎各建學焉九谿自有學
以來士子登省科及登甲科者恢恢乎與通都大邑
人材相頡頏矣余勝蔡相二訓導君言吳綬樂貫二
指揮君謂天下學校士子由科目者皆立石題其名
氏以垂諸後獨九谿無之請如故事二指揮篤意學
政卽謀其同僚喬建董建中蔡正諸君相與割俸伐
石會都指揮高公嵩以守備至復割俸焉石吳二訓
導君求予爲記甚矣古不可不法也志乎古之道變
乎今之俗斯亦古之人矣茲題其名氏君子未官者

存其名而勿論其已官者得三人焉皆志乎古之道
者也其一人尹靈川爲政循良而樂於恬退其一人
尹丹徒爲政廉白而堅於撿執又其一人任大理以
謇諤發忠愛謫丞永嘉起而守郡特憲著勞若三君
子者可謂不志於古乎夫中古之士多名鄉上古之
士多名德人品愈古而愈不可及稽之史質之經以
論其世其德行純如也其文章炳如也其勲庸巍如
也則吾黨所以下闕遺

建學碑記

皇甫鉅

從來川嶽鍾英賢才崛起雖地靈人傑叟皆振作培

養之功居多焉慈邑僻處湖西而秀發濃澧瑞毓天門人材濟濟與他邑相埒粵稽往昔代有文人自明萬歷庚申年邑侯李公先登作育人材建學於龍頭一坪一時人文蔚起較前爲盛厥後歷經兵燹遷入城中狹隘弗稱以致我

朝定鼎數十年來士之激昂青雲者甚鮮而龍頭坪之學基蔓草荒煙竟無過而問者幸際郡伯許公下車以來百廢具興尤加意學校於己亥秋清釐田畝接臨慈利首謁 黌宮觀其規模簡陋非享祀尊崇鉅典詢其巔末遂率僚屬矜耆同詰龍頭坪徘徊瞻眺

見夫秀峰峙其前文筆介其側層巒聳翠兩水滙流允屬山川萃秀之所公乃慨然曰學宮有此址何故遷爲也遂以興復爲己任捐楮首倡繪圖卜吉而興事焉並檄邑侯盧公世貴司鐸鄧公治縣尉陳公大化董其役不數月而告竣工始於庚子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堂廡門櫺靡不煥然一新肅然畢備不特至聖之明禋祀典永享千秋而將來之感動奮發飛黃騰達者宜何如也沅公之休佩公之化將何以答我公乎爰爲勒之珉石以誌不朽云公名玠字懷菴奉天遼陽人也初任江南饒州府同知陞任湖廣岳州府

知府

創建卧碑亭記

邑侯曹汝峩

學宮之有卧碑亭猶衙署之有戒飭亭也所以造就人材教化士子使之務實學敦品行以備儒林之選以儲

國家之用處則為良士出則為名臣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也慈邑僻處偏隅衙署迭更學宮屢易卧碑一亭缺焉無有余蒞慈三年時和年豐人民樂業田野漸闢詞訟漸平百廢漸興育嬰堂普濟堂次第告竣而卧碑亭相繼議興用捐清俸卜地於明倫

堂之前創豎三楹以肅觀瞻以倡厥始但功程浩繁獨力難成因商同城僚友量力相俸並令禮生張祖望楊益元于登楷向運甃持疏普化幸紳士慕義樂施錄金若干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癸亥之八月落成於甲子之三月亭宇輝煥碑誌昭明誠所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者也慈之士子登其亭讀其文蒸蒸向化爭自濯磨相與務實學敦品行道明德立以仰答

聖天子崇儒重道械樸作人之雅意則斯亭之設固大有造於諸生也爰勒貞珉以誌巔末後之君子踵而修

之則是亭也且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永垂於
不朽矣

重修慈利學宮碑記

邑侯陳惠疇進城

聖明御宇文教覃敷凡登庸仕籍雖三途並進而甲第爲
先稽核吏治縱百度振興而學校爲首誠以

聖人師表萬世使士皆

聖人之徒實有裨於修己治人化民成俗之要也辛未秋
予承乏慈邑竊有慕乎古循良之治化而未知所以
行也昔稱勤可補拙文以格頑諒非虛語夙夜自勉
期年之後措施聽斷頗與吏民相安時邑士庶有以

捐修

文廟爲請予曰是固予下車謁

廟時已存此志緣籌經費遲之於今今旣士庶尊崇
聖學乃吏治之本也允爲倡首設籍登名不數閱月共
輸千餘金制材僦工營繕周緻相厥修宜首大殿次
崇聖祠兩廡戟門泮池繪垣以及於文昌奎星明倫
講堂義學賢宦節孝諸祠悉撤其故而新之桓桓黌
宮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紀始事以迄成功
非有官司之督率也非等於賦稅之催徵也究其所
以樂輸而踴躍從事者緣

聖教本乎庸行好善出於天良司民牧者畧爲提醒自
然至性感動勃然於不自知耳因是而知

聖朝教育之宏漸靡之久業已淪肌浹髓雖山僻如慈至
今稱易治也雖然循名務須責實若以輝煌殿宇徒
飾觀瞻是與浮屠氏等也夫登聖人之堂誦聖人之
言必效聖人之行明體達用以爲啟沃之資正心修
身以端教化之本庶無負

朝廷尊儒重道首先學校之至意吾於慈之士民有厚望
焉是役也縣學教諭胡本紳訓導孫道憲董事者典
史來文瑞其倡議督修者于登鰲王經葉伍雲田應
傑而樂輸者另勒石以垂後

橫岩壩記

邑貢康應胡

嘗覽滄紀載慈諸寨而橫岩壩居其一誌云昔人構
屋於此避秦亂今則雖不存而丹雘之飾猶在舟
行江上可見余於癸巳歲因清明構兵向姚子躍天
朱子四來諸公俱携斧避此有紅土築牆手巾搭岩
之奇上人長老競傳花關索鮑三娘往戰之所遂遺
蹟焉從棧道登其上背山面河左右峭壁約二十里
井五石室十有七几室可處百人餘則四五人三四
入而已壩之左右有石嶙峋似可攀援因命工作棧道

五千仞自辰及午方可步其巔余於十有三日同姚
朱衆友命童携火燭始步其梯潛心定目褰身促足
幾凌雲摩空也登其門高爽明豁一小洞天也石砌
有五十丈昔人丹竈杵臼之物宛然如故石磨石缸
石棹石甃之類不可勝紀大約非人世所能爲者其
堂有大石梯上有四門皆黥不可入中門稍有明隙
入數里許則石燕拂人不能深進水流有聲視之惟
桃葉積兩岸耳再行進數步燭火俱滅余因相顧錯
愕莫知所之悉趨出各歛歔久之謂衆友曰夫非所
謂桃源者耶夫邑乘澧紀纂於宋初而曰昔者不知

何代之人何年之事也考志在吳爲天門郡在晉屬
武陵關索生長蒲西距慈土數千餘里斯言荒謬無
稽也明矣余觀夫兩岸繽紛波濤澎湃武陵人舍舟
遇避秦者另一乾坤或此地也去索口市不過十餘
里晉時文教不及之所太守安能以宵小一言深入
不毛耶淵明詩云止知昔有秦不知今有晉意謂知
秦暴刻不知晉之寬緩尤覺相安云耳今則

聖主當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瑾握瑜之士當翱翔
上國安可使南陽卧龍同於處襜也哉後之君子登
斯地者以予言爲然否因不避國朝命乞頴侯記之

癸巳孟春月書於壻之左壁間

雲朝山記

康應瑚

雲朝山在邑南九十里高數千仞與騰雲山對峙亦勝地也特以僻處荒陬風土之奧異不齒於文明物產之窳陋無當於採取是以不克與南嶽九嶷諸名山相頡頏也自渠溶至山峯約有十五里許陡峻紆折萬峯垣列紅黃紫綠映帶左右高插青冥遠連貫播且有香爐燭臺二山之異至山頂里許忽山斷如絕音人伐木爲橋以渡似不及天門石接之竒然登其上者雲霧四冥恍若先天混沌之象故傳曰雲朝

高頂種有薜樹清香異味昔人評之曰雲霧仙品卽陸鴻漸茶經亦必不輕棄也時當秋冬葉落山空每罡風吹人冰霜堆門嚴凝之氣凜不可留若夫頂霧漸歛四顧豁然吳楚廣粵之山亦皆羅列獻秀森若萬雉殆有不止可見者洞庭南嶽而已上建金闕下修精舍不惟供僧亦可留儒其樓閣輝煌光明掩映興廢不一大約再創於勝唐其碑誌雖剝落於苔封而貞觀字樣猶未泯焉歲時伏臘登山朝謁者殆將以萬數紀間明崇禎間有逸遊張仙一者卧岩場中常十數日體不衣口不食有人叩其蘊但曰性理噫

山在本邑封內靈囑之仙慕之嵐氣擁護勢同天柱
崑崙表表作鎮南邦庶我葭爾邑風雨時寒暑調烟
火無驚人民和樂德不可私議矣則爵秩何不當等
五嶽而視三公也因記之以俟後日茲山之丕振如
張三丰之屬武當者

九谿營阮將軍祠堂記

泉憲 秦 瀛無錫人

浙江巡撫阮公嘗爲余言其先昭勇將軍官湖南九
谿營遊擊宦蹟甚著公將軍孫也屬余自浙臬移湖
南九谿實隸澧州之慈利縣余訪之澧州牧曰九谿
故有將軍生祠其地軍民感將軍德將軍歿歲祀之

數十年無廢蓋將軍在事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
數萬人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劫掠將軍奉檄隨鎮守
鎮總兵掩捕駐三界谿苗匪悉精銳屯山口將軍身
先士卒鎗礮矢石齊發斃賊甚衆賊奔潰復進攻八
嶺寨及南山大箐橫坡諸險隘次第克之首尾十戰
突入數百里無少挫功爲諸將最將軍以乾隆元
年受事凡十一年遷河南衛輝營參將去其在九谿
曾請於督撫以官山周二十餘里上爲牧馬地下以
痊軍民之不克瘞者他諸惠愛甚衆是以民尤德將
軍將軍儀徵人諱玉堂字履廷號琢菴康熙辛卯武

韓乙未進士由侍衛出爲游擊性好文史徃徃止馬
殺賊下馬賦詩有古儒將風祠在九谿城有地一區
向以其入給守祠者嘉慶二年守備馬建功九谿衛
巡檢朱鳳藻曾重修今阮公寓書於余費白金若干
兩屬慈利令陸振基爲增葺易土墻以甃而加封植
焉守祠者史宏禮年八十餘故營卒少時嘗從將軍
捕苗匪猶能道將軍事余記之爰誌將軍之澤之長
並以諭後之輯志乘者有考云將軍以公貴

加贈如公官仍稱將軍者從軍民所稱故官也時嘉慶六
年歲次辛酉八月既望二日

零陽書院記

皇甫如森

古無書院之名書院之名肇於唐盛於宋而寢廢於
元明我

朝文教覃敷蒸蒸日上雖僻壤遐陬靡不興學宜慈獨
異乎哉邑舊有書院六天門聚奎環溪紉於元代清
溪月川羊山建於明世一時人文蔚起科甲蟬聯彬
彬乎盛二季兵燹棟宇灰燼基址軼亡今百餘載莫
能振興縉紳道謀迄用無成嘉慶歲己未粵西陸侯
來蒞茲土始議舉行都人士同聲相應願僦厥功陸
侯忻然命余董其事又得城鄉諸君協力勸贊爰度

續修志卷之二
地學署西偏庀材鳩工經筵置畫南向構講堂四楹
前置亭東西各若干間爲考試坐棚號案號凳舉以
法二門三間頭門三間外則列轅樹屏周繚以墻講
堂後建樓房五間中爲文昌宮左右爲山長寢室南
北置學舍三廳穿堂大門若干間植以嘉樹浚以方
池以資遊憩下逮厨廝纖細具備又於西隅城頭建
奎星樓一座高若干丈越二年大功告成凡諸內外
丹堊輝映名其堂曰作人勝其門口零陽書院肄業
者棲息有所應試者昇負無勞真一舉而兩善者矣
是役也約費四千緡有奇各都區募捐僅數開銷規

樓雖就膏火未備陸侯暨黃侯李侯均斷有田畝並
公置舖房另記以碑爲數無多未足以贖供給故記
其大畧以俟作人者栽培焉是卽餽羊之遺意也夫
陽适廟記
皇甫如森

羊角之麓有古廟陽适其神姓名也左右侍立者曰
陳劉二長官相傳世亂神與長官保障地方居民倚
賴故立廟祀之且禱雨輒應嘉慶辛未歲卜遷於城
隍廟西偏創構新宇工竣勒石謀序於予予以世代
無考事實鮮詳爰做神藏視之字跡澆損不能盡識
其可識者有起於唐梁開平後兵馬瘡亂朽壞金身

宋 一二年重建元明以來代有修葺等語由是觀之廟祀起於唐其人亦必爲唐人蓋唐季兵亂各保方隅如顧公總管亦以堵禦賊寇繪像立廟則陽适之功在斯民沒而廟祀焉亦固其宜原非野廟淫祠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陽适当日或惠澤及人或奮不顧身或驅除寇虐智畧若何義勇若何指麾調度若何俱不可知顧自唐及今代易十姓數歷千年其間寺觀庵堂廢墜莫舉者不知凡幾而陽适廟建而毀毀而復建綿綿延延久而彌新此何故哉蓋其英風

義氣固有不磨滅者存也是爲記

阮公祠碑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待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守鎮總兵劉策名勦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於公公力保於總制張廣泗前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地軍民感德甚深於公陞任後建祠堂於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年寄贊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於石二十一年元奉

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
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

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於心怒然爰復留白金
二百囑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於祠以增
修葺之用刻石記之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調
任兩廣總督孫元謹記率戶部主事長生通判福監
生祜孔懷

誥封昭勇將軍馳封榮祿大夫前任九谿營遊府陞河南
衛輝營參將阮公名宦傳

公諱玉堂字履廷號孫庵江南儀徵人今兩廣制軍
芸臺公之祖也生而神勇倜儻有志概少能挽強馳
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卽以立德立功爲己任由康
熙辛未武舉中乙未進士備

內廷侍衛出爲湖南九谿營遊府九谿舊設副將乾隆元
元年改設遊府九谿遊府自將軍始也將軍勤訓練
嚴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戎
政之外不廢經史年以子弟貧而肄業者捐廉助之
卓然有古儒將風是時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蠢聚
數萬人接辰州數百里盤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出焚

劫將軍奉檄隨鎮守鎮總兵掩捕師駐三界溪苗匪
悉精銳屯山口作負隅勢將軍身先士卒風馳雨驟
直抵賊圍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無算賊奔潰其
勢遂分進攻八樹寨克之次攻長安鹽井口客寨飛
毛坪龍家谿竹林各五寨克之旋攻南山大箐又克
之逸賊退踞橫波謀死守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將
軍乘破竹勢山左路奮登克其要隘連戰皆捷突追
數百里賊巢一空餘黨股栗跪哭乞降者幾千人將
軍察其誠請於經畧悉免死是役也前後十餘戰摧
堅奪險惟將軍馬首是瞻恩勇兼施功爲諸將最時

有兄弟爲兵因母老例汰一人二人爭出而母自願
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先是九谿城北有官山
二十餘里爲軍民數萬家墾之樵蘇芻牧之所經前
副將郝後副將李刊石置界有明季指揮家姓子孫
潘公瑞等覬覦茲上訟言本指揮舊地替之上台將
爲所奪矣將軍慨然入省申辨過洞庭舟覆賴尙船
救得免至省經軍門奏請占緣由詳經督撫
案始定乾隆二十七年才民王添臣復叩

閻妄訴事卒不行皆將軍力也其他惠政不勝書民愈
德之由是畏將軍之威服將軍之教仰將軍之忠義

感將軍之仁慈爰建生祠歲祀惟謹而將軍之功德
歷久彌新至今父老子弟猶嘖嘖稱頌不衰嘉慶丁
丑復將事蹟臚呈請入名宦且編次爲傳登載志林
其祠堂重葺年月先已詳於秦廉使碑記中是歲慈
利李令再加修葺士民復捐貲置田以爲永遠昭祀
之費嗚乎此盛德之感人深也將軍以乾隆元年受
事凡十一年遷河南衛輝營叅將著有珠湖草堂詩
集三卷琢庵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

九谿衛志序

九谿守備袁一彪進士

國家文治覃敷海內熙洽禮明樂備萬國梯航而一統
之志尚須纂修

特命直省檄所司彙輯衛州邑志由衛州邑而郡而
邦國分之而各志其志合之而統一其志則衛州邑
之志亦綦重哉余於康熙十八年秋仲恭承
簡命來守茲郡甫經蕩平吳逆之後還集哀鴻拮据綏
輯惴惴如不及之中伏惟我

皇上戡定武功洋溢文德車書一統之感未有如此日者
也豫知必有修志之舉但按紳士便留心採訪蒐討
貢紳時可董君出寫本衛志一篋閱之啟禎間無事
蹟祇有寇氛余因思志書與史書相表裏史以昭法

或取其無虛嫌無隱惡志則以紀一方之山川土田
民風物產之所宜而其大者在於表厥政治與夫忠
臣孝子貞婦烈士之行以彰懿德風來茲貴傳信而
不傳疑此作史之本也是故書空樹籥表揚過實撫
拾非有臆度附會亥豕魯魚有一於此不可以言志
董君曰公祖亦知谿衛不同於州縣初無啟禎事蹟
之實乎谿衛自明正嘉後科第晚而顯宦無何因有
事蹟加以啟禎時諸寇蠶起皆依山險阻不時出擾
州縣是州縣之罹害有時更多遺漏未到之境土固
有文獻可徵若谿衛山險而爲衆寇相繼所藪居無

不盤踞之地盡啟禎之時皆屠燼谿衛之時舊志與
獻老皆爲燒劫餘灰是寇燹卽谿衛啟禎時之事蹟
也又安得別有事蹟於此而猶必求焉是欲書空附
會矣豈可以言志余曰善持是意以往非自今十八
年以迄厥後合爲採載無則真無有則實有足備異
日修志之具矣尚其勉旃今果奉上憲奉

旨詔修一統志余揣非董君不可囑黃曾兩廣文更訪名
儒亦皆以董君對稱其篤信博學足當是任余快所
見之畧同而董君亦欣然出其數年來舊新所訪證
而討論者曰啟禎惟有寇氛實無別事舊稿中多未

當且編次無序其接續自康熙十八年以逮今茲或得之目擊或得之傳聞必見聞相合然後證之於父老持之以虛心揆之以公理直而無徇樸而不華其足以復命者在斯其所以開罪者亦在斯余曰華傷實也寧實勿華譌害真也務真勿譌惟實惟真如是乃爲志如是乃以見君董君曰唯唯由是每一筆余必問其據董君悉以對與余所聞證相符合復商之兩廣文乃始書之於是條其節序去其繁蕪存其闕遺未閱月而志成雖叢爾谿衛堪志無多質言近野雖與大觀間有書空捫籥者乎無有也問有表揚過

實者乎無有也問有撫拾非有臆度附會亥豕魯魚者乎無有也昔杞宋以夏殷之後而孔子猶致嘔於無徵今九谿以邊鄙渺衛儼然以文若獻附衆志以上達藉傳不朽亦如楚國無風而江漢諸詩附關雎以得傳不朽也俾後之觀風者知所采考實者有所據則九谿之沐

皇仁無疆無期矣其以祝我

天子萬壽直與天地同悠久又何疆何期哉遂不禁拜首
賜言而托諸序

顧公傳

康應珞

邑有顧公總管者唐人也其名與字遠莫可考髫齡時先王父告余曰顧公於唐季因寇猖熾民無所依遂起義師據寨以守寇至困守數月堅不可破寇逼寨下播石如雨退去數里旋於暮夜以羊數十束火於首尾鼓譟上及天明矢石俱盡寨遂破焉公怒髮上指戎服跨馬率麾下數百人邀虜於寨下力戰斬首數百衆寡不敵乃下馬自刎復一躍上扼首西奔路經金鳳坡遇汲婦告曰需爾水接首婦曰首已斷矣首何能接遂落馬而逝衆士卒以公屍葬於絮壘坡有坊上書唐朝顧公關西六字迄今呼金鳳坡爲

落馬坡以此其宰殺湯池米白至今猶存相傳爲本里顧謝二姓之祖子孫刻木以祀稱之曰顧公明洪武初釐正神祀事聞迫封爲都督享祀南嶽祠舊刻公像戎服乘馬兩目怒睜鄉人猝覩而駭後畫像祀之遂爲兩貌曰大公二公公之義勇冠世保羣黎於搶攘之際抗強寇於萬死之餘旣刎猶跨騅而遊嗚乎烈矣遭明季兵燹廟宇灰燼里人繪公像以重祠公也宜哉

九谿考

皇甫如森

江有九澧居其一澧有九澗居其一而澗又自有九

今所謂九谿營是也澗水自巴東至縣西北鴛鴦浦
與澧水合流爲灘瀨者百有三十爲溪澗者四十有
八茲獨以九名名將奚屬考邑舊志云喝堡溪斗溪
大富溪自衛東北來龍館溪書院溪大河溪自衛東
來下閘溪秀水溪自衛西南小渚來合於澆溪口是
名九谿古名九淵董儒修輯九谿衛志載喝堡溪大
河張馬仁石澆溪人泉和豹爐煽響夾合爲九谿與
舊志同者三不同者六而父老傳聞則又有內九谿
外九谿之說彼此互異其誰適從吾嘗就當日之形
勢考之昔土蠻之侵擾石慈也容美諸崗自北來則

由仁石張馬冷水輪贏喝堡斗溪桑植諸崗自西來
則由野牛湖魯陽溪茅崗諸崗自南來則由百丈峽
澆口溪東川侯胡海奉命征討相度地勢駐軍於此
北控容美西防桑植南制茅崗而以大河溪爲護營
藩籬則此數溪者實蠻獠出入之門戶官兵守禦之
咽喉故獨以九谿名猶之長城萬里關隘雖多而惟
以九邊爲要害也若謂映帶左右爲足恣遊觀供玩
賞是豈古人重關設險扼要制勝之意哉由此言之
縣舊志所載斗溪大河似矣而下閘秀水複於澆溪
未免贅疣且桑植一路防守缺如九谿衛志所載仁

石張馬似矣而喝堡涑溪註於城內幾於奎附且九
谿一圖訛舛迭見皆未可爲定論也予故不揣謏陋
別爲考畧以俟訪稽者互參焉

葛山歷山崇山羊角山辨

皇甫如森

山海經云葛山之首澧水出焉舊志謂山在大庸所
西南極陲漢書地理志及桑欽水經酈道元水經注
皆云澧出充縣歷山舊志謂山在慈西二百二十里
向來尋澧源者徧訪附近居人兩山竟無一知其名
者考葛山尾有流沙三百里至首三百八十里形勢
迥不相侔是山海經之葛山本不在大庸所西南於

澧源辨之諍矣若歷山雖亦失考然循澧湖之桑植
龍山兩縣交界之所有栗山坡實爲澧源或歷栗音
同而字誤其卽水經所云歷山歟至崇山在慈西二
百一十里今撥歸永定縣上有巨壘土人指爲驩堦
塚尙書所謂放驩堦於崇山是也蔡傳云崇山南裔
山在今澧州朱子云在澧州慈利縣歷有可証乃舊
據丹鉛錄引沈佺期崇山向越裳詩以爲在交廣之
域謬矣城南羊角山兩峯對峙形似羊角故名下有
廟祀土神陽迺遂訛呼爲陽迺山云

澧源考

皇甫如森

澧水之源邑舊志暨岳志皆云出葛山蓋本山海東
次二經葛山之首澧水出焉注澧音禮故云然而正
字通作澧乃經扶風鄠縣南東北過上林苑禹貢所
謂澧水攸同者也通志辨之似矣又引中十一經雅
山澧水出焉雅去衡山九十里雖道里未必確而地
差近以雅山之澧爲澧州之澧而葛山之澧爲澧字
之訛則又非矣按漢書與水經注俱云澧水出充縣
西歷山今之鶴峯州桑植縣皆充舊境也茲考澧源
有三一自桑植鶴峯連界之三台山西陂乾溝湧出
名遇頭源逕撒谷嶺下合七眼泉至凉水口至兩夾

瀾一出桑植龍山交界之栗山坡趨夾石過新街至
綠水河一出永順縣十萬坪趨上下洞兩江口與綠
水河同會兩夾瀾至龍江口三源合爲一經南岔東
過安福所植今桑縣又東逕苦竹河入永定界由此觀之
栗山坡雖與歷山字異而澧源實出於此則漢書水
經注所云確乎有據而葛山之誤不待言矣

元縣天門郡臨澧北衡州崇州辨

韓如森

充縣漢書注云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邑舊志謂
卽九谿衛倉址按桑欽水經口澧水出充縣西歷山
東過其縣南若卽九谿是澧水所經於澧源何涉且

九谿距慈僅九十里其差謬可知考通志充卽今桑
植縣乃與漢書水經合三國吳孫休置天門郡岳澧
志以爲在石門縣考吳析武陵郡西境置天門郡析
充置澧中縣隸之而零陽縣仍隸武陵郡若天門郡
在石門中隔零陽縣是郡與縣不相聯屬矣且西魏
罷天門郡更置石門郡於零陽不曰改某郡爲某郡
而曰更置某郡於某縣其不在石門明矣故天門郡
斷從舊志在永定爲是晉析澧中置臨澧縣舊志謂
在大庸所澧州志林以石門有臨澧鄉謂在石門亦
非也水經注云縣臨充縣之故治臨側澧水卽爲縣

名觀此數語明白無疑何必另生枝節又北衡州崇
州邑志以爲卽今縣治州志以爲均澧州地皆無確
見考北周建德四年廢澧中臨澧二縣以其地置北
衡州蓋北周祀天門山爲南嶽而名之也隋開皇十
八年改北衡州爲崇州以崇山而名之也由此言之
其地不在大庸卽在永定此固澧中臨澧二縣地北
史已明言之矣不然因山名州而置州又在數百里
外名實兩失有足理乎且是時隋改澧州爲松州更
零陽爲慈利何復又置州於其間耶縷辨於此以俟

參考

周顛裴休令狐綯韓世忠張貴和辨 皇如森

邑舊志人物內載晉周顛宋韓世忠明張貴和薦辟
內載裴休令狐綯皆非慈人其載周顛因與周賅同
時而誤之也載裴休令狐綯以薦李羣玉而誤之也
載韓世忠以辟陳寧國而誤之也至張貴和安鄉人
何以亦爲列入其不經考核率意混載類多如此特
辨正之

周朴辨

皇甫如森

晚唐周朴慈人也能詩有氣節馬殷開府長沙屢徵
不起隱居天門山著有靈泉集朴蓋生於晚唐而終

於石晉者也舊志載其墓稱晉處士確乎可據夫復
何疑其天門靈泉院詩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
落碧岩前乃唐僧僧明人夾山時語朴特用其語以
咏天門靈泉詩細玩首末句自明乃章華孫斯億謂
朴生於與午晉老於五代其天門靈泉詩爲唐僧用
朴語誤矣且是詩與南樓二首俱屬近體若謂朴生
與午則六朝尚不有此體又不待辨而自明也至吳
興亦有周朴善詩說靈泉亂寓居福州著有閩集而
廖大隱楚風詩以周樵之周朴撫採閩集益以南樓
首則謬其出周樵之辨固無考據澧州志林辨論

反復似以慈周朴爲鳥有先生亦太詞費矣

朱圭辨

皇甫如森

蓋志載朱圭江西南昌人宋紹興間爲慈姑州牧陞
常德府道因金人南侵不克歸卒於慈葬二都落馬
坡前塚用石壘子孫不替澧州志林以宋時慈未爲
州亦無常德府道銜岳常秩官志並無朱圭名辨而
削之無容置喙矣但其墓現存壘石如巨甕非尋常
羈旅叩壘此想圭實宋縣令世遠年湮碑記剝落子
姓習聞宦慈之說遂以訛傳訛曰爲牧爲道而輯志
乘者漫無考核耳食而錄之爾若岳常秩官志並無

圭名彼兩宋二百餘年僅傳縣令二圭簿一其爲軼
亡夥矣豈獨圭也哉今於宋秩官傳闕其名以存疑
於陵墓內仍載其名以誌實誠慎之也

劉疇劉甸辨

皇甫如森

邑傳二劉進士相沿舊矣以今考之蓋有二焉一在
宋一在明在宋者爲劉甸劉疇政和壬辰科也在明
者爲劉疇劉玖洪武初明經孝廉科也岳志通志類
載之矣邑舊志於宋科日不載劉甸劉疇於洪武時
載疇與兄甸同登進士又有聯科坊清溪書院皆爲
甸與疇建墓在羊角山麓澧州志林辨之未明晰也

予閱伍鐵峯殘編有云元至正間天門環溪兩書院
盛興二劉少從書院學文詞才技岸然不羣至正末
土酋覃虛作亂築城官家渚僭稱王士大夫沒入者
什九惟甸時以乃祖崇銘任大位於元不肯屈節蠻
下避居鄂岳間僞漢陳友諒平時兄弟遊金陵遇明
太祖初卽位連試三年不停科且較書律騎射兄弟
俱賜進士蠻平歸籍創清溪書院於龍頭坪補建聯
科坊坊在聯云一科並榮文第一三三年疊試武無雙
明末猶存後遭兵毀觀其所錄確有可據但乃祖崇
銘史與志無考所稱甸時二字亦屬襲訛考洪武時
惟登時列經明行修科劉玖列孝廉科無名甸者蓋
明初有賢良明經孝廉文學等科俱名進士與大科
並行至永樂後止行科貢諸科罕舉而劉玖與時同
時登明經孝廉科則明之二劉進士爲玖與時非時
與甸也且聯云文第一武無雙其爲諸科進士非鄉
會進士可知矣舊志載時與甸者祇知有二劉進士
不知甸與時屬宋時與玖屬明且因疇時字相似遂
誤以爲劉甸劉時牽引混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特
辨正之

慈利縣志原序

志之原起於爾雅而名昉於班固所以記往事而昭
後來猶之乎史也楚自左史倚相能讀典墳南國之
有史也由來久矣慈利居楚西一隅界在蠻崗秦漢
時已入圖籍迨後人文遞起禮教漸興邑乘則修於
成化時第兵燹以後篇帙散軼幸逢我

皇上聖神文武化被萬方薄海內外咸奉車書乃

命儒臣纂修明史取直省之通誌藏之內府亦可供乙
夜之流覽而備蒐討之用矣徂丙多缺少於啟禎事
蹟旁採未逮檄取志乘以佐修明適余叨膺

簡命來蒞茲土雖席未及煖敢不仰體

皇上之心暨上憲奉行之意自公之暇詢堯謀野衷集獻
聞爰徵賢士與佐參稽並托餐錢勤爲棗本凡田賦
沿革人物廢興以及啟禎以來忠孝節義之芳徽文
詞詩賦之彬郁無不博蒐而備紀之其事詳而核其
文贍而典曲而不隱正而不誣絕荒唐之迹無附會
之影爰成一書未可遂稱信史然躬際斯盛喜此志
之竣將獻之

天府掌之詞館於以徵信從而光作述不可謂彈丸下邑
之遺事無關於

盛朝黼黻之鴻猷也是爲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冬慈利

縣知縣燕山胡公威撰

郡邑有志原以綜攬前徽徵信昭代所關繫誠非小
也而慈則視他邑尤重蓋慈古天門郡也扼諸會咽
喉爲三楚重地明洪武初設置永安大衛所四城
於慈地爲邊方計也山川人物仍繫諸慈而衛所無
與焉成化中纂修邑乘囊括極備迄丁亥兵燹後傳
志散佚無復存什一於千百將問所爲人物臧否山
川幽奇農田水利賦役戶口與夫興革繁簡以爲監
視渺焉莫憑今

皇上同車書於萬國共禮樂於八方

命儒臣纂修一統會典昭垂萬禩諸上憲檄徵梓本邑侯胡公捐修剗不以環不才謬爲委命固辭未克夫邑各志其志而後統一其志是府志較省志爲詳邑志較府志尤宜詳然必志其可志毋志其不可志苟鋪揚塗飾而循文考實或多不符何以徵信彰實仰副諸上憲與邑侯殷殷下詢之至意環用是於講課之餘經營原本條其錯亂補其散失去其繁蕪訂其差譌錄前代遺事集名賢詩文與夫山川靈幻人物瑰琦標蹟必實嘉善不阿庶幾祇承

鉅典云爾至不文不備環又何敢謝咎焉爰綴數語以繫其後時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季冬月也里人葉瓊輝生氏撰

志非徒侈記載已也蓋亦寓勸懲之義焉自春秋以言記事而是非褒貶之義以明州縣之有志猶春秋之遺義也余以菲材蒙

恩特簡慈陽披閱輿圖知慈爲楚西極邊蠻崗肆隣跬步皆崇山峻嶺居民鮮少糧熟僅三千此外毫無所有諸戚友咸以爲憂余曰丈夫志在四方有民人社稷何地不可爲者遂單騎之任至之日果四壁蕭然儲

餅一無所備寥寥執事數十人余喟然笑曰是真不可爲耶詢舊例皆云向有里長沿及

國朝名屢變而實不變名曰滾催各都之有滾催也已數百年於茲矣乃法久弊生奉前院革除而余適遇其會通盤合算糧雖三千計一年捐賠非千金不辦蓋滾催實久肇成跡矣余驚且駭遂謁前院憲於澧陽將合縣出納捐賠利弊剴切詳陳蒙其嘉納允照所議行兩年間費盡心力皆係自捐所有並未費民間一錢而千孔百瘡已不可殫述矣幸天心降康年穀順成賦完穀足苟安無事因得與孟程兩先生文學樓

子蕭
康皇

諸君子每遇朔望宣講

上諭之暇商確縣中諸大事如移

聖廟舉鄉飲旌節烈修志書平險灘繕城隍復鑄冶理道路次第舉行因其捐俸移修

聖廟輪奐可望又念邑乘自康熙乙丑於今二十五年杳無紀載大爲闕典毅然勸修葺之但兵燹之後文獻無徵而名山石室非倉卒能搜博物洽聞非耆宿不諳可奈何謹撮其大概就耳目之所見聞畧爲登載掛一漏萬罪實無辭考慈自楚平時已入版圖歷代不廢天門鬼谷之竒澧澧灘隘之險以及五雷燕崗

仙侶山水之勝天下稱絕然山多田少民艱農業每
因山治銛器農取辦窮民利賴之自嚴禁以來而天
地自然之利委之草莽矣吏斯土者可不爲之請命
乎慈有明文風甚盛科第蟬聯

本朝七十餘年以來天荒未破雖曰氣數亦由人事今文
風改觀人文聿起科第之盛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
也乎慈風儉樸力稼穡少盜賊大有先民古意近來
刁訟風囂破義加大凌長暴寡得無流移者衆漸漬
之而然乎則明禮義勤教化誠有司之責矣奈余力
寡弱鄉飲平灘諸事尚未及行首先竭力刻志書誠

以志之所關者大也噫桐鄉德澤百世猶新太邛風
徽千秋如在苟其人而自命不凡必期爲斯世不可
少之人上之而立德立功次之而興利除害型方訓
俗使後之人羣耳而目之曰某利某弊是某公之所
興除者也某德澤某樂利是某公之所培養者也某
端方某正直是鄉黨所推重史冊所增榮歿而可祀
於社者也否則斥且詛詛且詈久而不衰余惴惴方
抱愧衾影是懼惟求免於詛詈足矣而况忠孝節義
爲天地之綱常因革損益爲古今之興廢則服官而
吏斯土與夫生於其鄉之士大夫可不砥礪廉隅修

身立行爲斯世不可少之人乎哉吾故曰州縣之有志也猶之春秋之遺意而勸懲寓焉者也是爲序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慈利縣知縣清源馬世驥撰

慈利縣志舊序

國有史邑有志其名雖殊其義則一粵稽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統於史也久矣班孟堅做龍門續漢書紀傳各體外作本志十篇後世史家咸宗之而撰志者復則做全例事無不載是非勸懲盡寓其中故志體也第志專詳已往而年久必待重輯重輯之功固較易於創始而亦有難焉者舊志完備斯善矣其或考摭未確訛舛頗仍採訪未周臆度牽載則重輯之功與創始等若附會舊文補綴新事哀集成編以爲修志遂在於其何以信今而傳

後嘉慶丙寅歲余恭膺

簡命承乏慈陽下車伊始卽索邑乘觀之不可得旣而吏
呈一卷落落數十頁未見詳悉閱序文乃康熙二十
四年纂修一統志檄徵郡縣呈繳志書則此志出於
造次應命之作無怪乎其草率若斯夫慈因楚邊邑
也論建置則自秦漢以遠元明或爲郡或爲州縣或
爲衛所割并不一論形勝則山有雷嶽星峯之秀拔
川有澧江澗水之滌洄風土則舊號敦樸物產則素
稱豐饒溯選舉於前代科甲蟬聯考仕宦於先朝位
望鼎重忠孝節義世不乏人金石碑銘代傳其蹟舉

凡志乘應載之端皆當條分縷析以備掌故胡可草
率爲也且自修志後迄今已百餘年欣逢

聖聖相繼重熙累洽治績士風日新月異加以

聲教洋溢谿崗內附衛所改營改縣都區賦役隨在分
撥非詳晰而明續之將舊志愈就散軼而後事漸失
傳聞豈非闕典乎余每欲倡議舉行公事碌碌未遑
及也時邑明經月川皇甫君者品端學優殫心考稽
恣意延訪每與談論邑乘原原本本確鑿可據爰聘
入署內專司筆削公餘之暇衆互考訂辨其錯誤拾
其遺漏次其增補越載始脫稿分門別類綱舉目

張璠如捕掌璣若列眉體則傲諸史而功實同乎創
上足以餽輶軒之採中足以資邑宰之治下足以備
士民之考鑒其裨於一邑豈細故哉時方與都人士
謀繕資斧壽諸梨棗以傳不朽適奉

各上憲續輯全省通志檄徵梓本爰集紳耆而勸諭之
都人士莫不踴躍爭先共襄盛舉閱數月而工竣予
既喜邑志之觀厥成而又足以仰副

上憲鼓吹休明之鉅典也於是乎序嘉慶二十二年歲

次丁丑孟冬 賜進士出身湖南直隸澧州知縣利

縣事晉陽李約撰

嘉慶丁丑忝鐸茲邑甫蒞任鄉先生卽以慈利志屬
訂而索序於余余惟作史莫難於志作者難序者亦
難必深悉乎政教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山川之險夷
風俗之美惡以及沿革廢興之原委賦役兵屯之多
寡而尤必寬以歲時與作者商其去就酌其繁簡刊
疑考信以裨於一邑余初至者也履齒多末歷耳目
亦未周卽向書役索舊志亦卒不可得又安能以倉
皇之心妄叙慈邑之志哉雖然宰是邑者吾戊辰房
薦李嘉麓師晉陽名進士也特聘邑名宿皇甫月川
先生主持其事月川生長茲土則考訂必精齒學兼

新修慈利縣志 卷之二
三
優則裁制必當而又經吾師公餘研討權衡損益於其間則是書之信今傳後不至如腐史之謬於聖人可知也我來何遲竟未獲隨諸君子後共襄盛舉抱恨洵無既矣然猶幸月川先生不以余爲固陋囑綴數語於上俾得掛名簡端豈非快事而要其編纂之勤考據之確非余所得尸其功也夫余固初至者也書旣成卽以其意告後之覽斯志者教諭長沙倬山黃維翰謹叙

邑必有志志者所以誌一方之山川土田人物風景及一切盛衰興廢沿革事實是故考核不精非志也

紀載不確非志也凡以信今傳後非徒耀一時之耳目也慈邑上界長永下通沅澧輿圖廣矣秦漢以來或置縣或置郡或置州沿革不一

國朝雍正八年割慈利地之界桑植司者設桑植縣界容美司者設鶴峯州雍正十三年又以屯田散布不便輸將分慈利地之近永者別爲永定縣庶幾便於管轄鼎自癸酉二月抵任詢及舊志係康熙二十四年纂修而考其所載類皆畧而不詳月川皇甫邑名士也博識疏通才猷練達自己內選拔人都回籍候補凡邑中

文武兩廟書院考棚或補或修俱經區畫鼎每於公餘之暇與月川商及志乘則已考核多年雖銳意重修志猶未逮去夏奉各上憲續修通志檄徵各邑彙卷申賚則縣志可以乘便而修邑侯李公嘉麓以名進士任慈邑十餘年知月川甚悉於是自綜其成而亟請月川董其事閱八月而編牒已就時月川以全稿囑余校定余逐一詳觀其志山川也經緯不紊志田賦也分毫不漏志人才則採訪必真志物產則纖悉不遺至於學校廟祀官署以及忠孝節義名宦流寓靡不至詳且悉厥功豈不偉歟予蒞茲五年矣間嘗

歷嵩梁之峻躡西陵之險陟金巖之巔登五雷之高窮燕子洞之深邃慈邑形勝得其大槩茲閱志乘所載不啻瞭如指掌月川之有功於名教也豈淺鮮哉以是而載之書月川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訓導九峰向魁鼎謹叙

志何爲而作也古者國有史邑有志史寓褒貶而志則考疆域籍戶口察學校徵文獻舉一切人事之興廢風俗之美惡孳生利病千古得失無不備載於中上可究舊聞於既往下可傳軼事於將來豈徒鋪張揚厲爲足備輜軒之採已哉慈邑爲楚邊陲逼近西

域與蠻崗接壤或置郡縣或設衛所沿革不一自康熙二十四年纂修志乘歷今百有餘載茲值國朝政和化洽沐浴太平疆土與生靈並增士習與民風同厚苟積久弗續何以彰

昭代之令典而備奕世之考稽予於館課之暇亦思訪諸故老攷諸遺蹟以纂成一邑之志奈微員匏繫有志未逮今告假回籍幸邑侯李嘉麓撫蒞茲土寬厚廉靜久道化成治聲政績已浹洽民心矣乃復屢念邑志徵月川皇甫公設局纂修蓋月川公光明俊偉具有猷有爲之才又留心當世之務補修黌宮創修書

院考棚率觀厥成覩斯志之缺陷遂慨然以爲已任採訪不殫其煩纂輯必求其當積歲月而始成爲卷八爲綱二十有八其節目之條分縷晰靡不剴切詳明向之抱殘守缺者今則昭然大備矣夫是書也李邑侯提綱挈領月川公窮流溯源此其維持一邑之苦衷不洵可信今而傳後哉予故不揣固陋列數言以識其巔末云三山唐業勇謹跋

因革損益因乎時亦乘夫勢凡事類然矧志乘所載上下數千年其間風土人物忠孝節義及一切賦稅遷徙事實前與後不同時亦盛與衰不同勢是故有

宜因者亦有宜革者有必損者亦有必益者凡以表
諸至當而已慈邑爲澧水所經澧水出於桑植縣西
之歷山固慈舊境也雍正八年割慈西地設桑植縣
乃各分疆域是林雖生長桑植依然故鄉焉今年署
是邑教諭維時月川三兄纂修縣志月川先年與予
同肄業於嶽麓書院品行學問素所欽佩後以選拔
候補邑侯李公嘉麓以志乘亟請繕修而月川亦責
無可委矣考慈邑舊志修自康熙四十九年迄今歷
年久遠所宜紀載者未可殫述且是時適逢各上憲
續修通志命州縣彙牒申實是其不得不修者時也

亦勢也而其間因革損益月川手編靡不周詳閱兩
月予已改任行李屆途未遑縷序亦聊以標其梗概
云爾至於委曲周詳諸君子自有巨筆當無俟予之
贅贅爲也金門蕭賢棟謹跋

事莫不待時而後成其間亦若有數焉不容以相強
時未至雖有將成之局而力則足以限之時既至卽
無可成之基而勢則足以迫之此事機之常無庸異
者然而謀之於臨時不若圖之於先時者之爲愈故
君子但爲其所當爲以待夫時之可成所謂凡事豫
則立也茲於邑志竊有幸焉邑志屢遭兵燹什一僅

存雖歷經纂輯而沿襲訛誤多未能免森年少時覓得舊志一册逐款披閱未嘗不撫卷嘆息思欲縷晰而增訂之以方妄希科目未遑他及而止泊庚午下第後蕭然局外乃留心考稽隨處採訪每得一人一事一名一物手自抄錄以類次爲二十八條或見聞異辭或傳聞異辭務必衷於一是歲月遷延寒暑屢易始有成稿彙賚嘉麓李夫子鑒定謬承許可第以經費不敷事遂中寢丙子夏欣奉各上憲續修湖南通志檄徵梓本李夫子爰會集都人士籌畫資斧設局辦理復經學博黃倬山向九峯互相參訂於是募

匠開雕八閱月而功竣夫以百年殘缺之典次第補續而不能付之剞劂者絀於力也數載哀集之勞一旦舉行而卽以壽諸梨棗者乘夫勢也森忘其謏陋預爲之備而適逢其會觀厥成則是賢侯之栽培與廣文先生之襄贊固可爲邑之厚幸也至於載筆措詞惟以訛外遺漏爲懼粗率之咎夫復何辭覽斯志者其亦見諒焉司月川皇甫如森謹跋

